

中 / 华 / 爱 / 国 / 主 / 义 / 文 / 学 / 名 / 著 / 文 / 库

第一辑

暴风骤雨

中国教育学会 / 编

原著 / 周立波
主编 / 端木蕻良
缩写 / 童心



北京燕山出版社

暴风骤雨



中国教育学会编

义 / 文 / 学 / 名 / 著 / 文 / 库

BAO FENG ZHOU YU

北京燕山出版社

中华爱国主义文学名著文库（一）

暴风骤雨

周立波 原著

童 心 缩写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华爱国主义文学名著文库 (第一辑) 端木蕻良/主编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0年修订版

ISBN 7-5402-0346-3

I. 中... II. 端... III. 长篇小说-缩写本-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1864 号

中华爱国主义文学名著文库 (第一辑)

端木蕻良/主编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宝坻第二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插页 40 印张 80.125 字数 1280 千字

2000 年修订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 000

ISBN 7-5402-0346-3

(全十册) 定价: 148.00元 (本册 14.80 元)

序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

张承先

弘扬爱国传统，对广大青少年有效实施爱国主义教育，是摆在我们面前十分重要和紧迫的任务。《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指出：“爱国主义教育是全民教育，重点是广大青少年。要针对青少年的特点，运用影视、书刊、音乐、戏剧、美术、故事会等形式，为广大青少年提供丰富、生动的爱国教材。”

课外阅读是广大中小学生开拓视野，陶冶情操，培养审美精趣，获取丰富课外知识的主要渠道，同时也是我们对中小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途径。中央五部委向全国中小学生推荐百种爱国主义教育图书，是实施爱国主义教育的有力措施。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校长要努力深化教育改革，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积极创造条件，精心组织学生开展课外阅读活动。实践证明，中小学生课外阅读什么书，对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此次五部委联合推荐的百种爱国主义教育图书，都是从新中国成

立以来各地出版的优秀图书中，经过专家评委精选确定的。其中有一批五、六十年代的优秀文学著作，在社会上特别是青少年中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许多优秀文学作品的主人公形象曾经教育、激励过一代人，至今还深深地铭刻在很多人的心中。应该说，这些爱国主义的英雄形象，在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然是鼓舞我们奋勇前进的精神力量，同时也是对中小學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生动教材。

今年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为了充分利用这次重要纪念活动，对广大中小學生进行一次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帮助青少年朋友深刻了解祖国苦难深重的历史，中国教育学会聘请端木蕻良先生为主编，并由北京汇力科技文化研究所具体策划，编辑了这套《中华爱国主义文学名著文库》。“文库”共汇集爱国主义的文学名著几十部。这些文学名著以中国近、现代史为背景，特别是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热情讴歌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者，前赴后继，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者的英雄形象。为适应中小學生阅读特点，同时

也为适应新开阅读课的需要，“文库”采取缩写的形式，并由原著作者和名家亲自动笔，体现了编辑出版者竭诚为中小学生课外阅读服务的一番苦心。

今天的中小學生是二十一世紀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主力軍，願全國的中小學生從小閱讀好的課外書，自覺抵制社會上不健康圖書的干擾，立志做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者。

第一部

—

七月里的一个清早，太阳刚出来。地里，苞米和高粱确青的叶子上，抹上了金子的颜色。一群群牛马，从屯子里出来，往草甸子走去。一个戴尖顶草帽的牛倌，骑在一匹马的光背上，用鞭子吆喝牲口，不让它们走近庄稼地。这时候，从县城那面来了一辆四轱辘大车。轱辘滚动的声音，夹杂着赶车人的吆喝，惊动了牛倌。

1946年7月下旬的这个清早，在东北松江省境内，在哈尔滨东南的一条公路上，牛倌看见的这辆四马拉的四轱辘大车，是从朱河县动身，到元茂屯去的。过了西门桥，赶车的挥动大鞭。鞭梢蜷起又甩直，甩直又蜷起，发出枪响似的啸声来，跑了一程，辕马满身冒汗，喷着鼻子，走得慢一些，赶车的就咕噜起来：“才跑上几步，就累着你了？要吃，你尽拣好的，谷草，稗草还不乐意吃，要吃豆饼、高粱。干活你就不行了？瞅着吧，不给你一顿好揍，我也不算赶好车的老孙啦。”他光讲着，鞭子却不落下来。车子在平道上晃晃悠悠、慢慢吞吞地走着。老孙头扭转脸去上，瞅瞅车上的人们。他们通共15个，坐得挺挤。有的穿灰布军装，有的穿青布小衫。有的挎着匣

枪，有人抱着大枪。他们是八路军的哪一部分？来干啥的？赶车的都不明白。他是昨儿给人装棒子进城来卖的。下晚落在王家店，遇到县上的人来雇元茂屯的车，他答应下来，今儿就搭上这15个客人。不管好赖，不是空车往回走，能挣一坛子酒，总是运气。

车子慢慢地走着，在一个泥洼子里窝住了。老孙头一面骂牲口，一面跳下地来看。轱辘陷在泥泞里，连车轴也陷了进去。他叹一口气，又爬上车来，下死劲用鞭子抽马。车上的人都跳下地来，绕到车后，帮忙推车。这时候，后面来了一辆四马拉的胶皮轱辘车，那赶车的，看到前头有车窝住了，就从旁边泥水浅处急急赶过去。胶皮轱辘碾起的泥浆，飞溅在老孙头的脸上、手上和小衫子上。

“那是谁的车？”15人中的一个30来岁的中等个子问。老孙头瞅他一眼，认出他是昨儿下晚跟县政府的秘书来交涉车子的萧队长，就回答说：“谁还能有那样的好车呀？瞅那红骗马，膘多厚，毛色多光，跑起来，蹄子好像不沾地似的。”

“到底是谁的车呢？”萧队长又追问一句。

见问得紧，老孙头倒不敢说了，他支支吾吾地唠起别的闲嗑来避开追问。

萧队长也不再问，催他快把车子赶出来。老孙头用鞭子净抽那辕马，大伙也用死劲来推，车子终于拉出了泥洼。大伙歇了歇气，又上车赶路。

“你赶多少年车了？”萧队长又问。

“二十八年。可尽是给别人赶车。”老孙头眯起左眼，朝前边张望，看见前面没有泥洼了，他放了心，让车马慢慢地走着，自己跟萧队长闲唠。在平道上，他把牲口赶得飞也似的跑，就像松花江上的船夫，操纵小船一样地轻巧。跑了一阵，他又叫牲口慢下来，迈小步走。他用手指着一个有红砖房子的屯落说：“瞅那屯子，那是日本开拓团。‘八·一五’炮响，日本鬼子跑走，咱们屯里的人都来捡洋捞。我老伴说：‘你咋不去？’我说：‘命里没财，捡回也得丢。钱没有好来，就没有好花。’左邻右舍，都捡了东西。有的捡了大洋马，有的捡了九九式枪，也有人拿回一板一板的士林布。我那老伴骂开了：‘你这穷鬼，活该穷断你的骨头筋，跟着你倒了一辈子霉。人家都捡了洋捞，你不去，还说命里无财哩。’我说：

‘等着瞅吧！’不到半拉月，韩老六拉起大排来，收洋马，收大枪，收枪子，收布匹衣裳，锅碗瓢盆。啥都收走，连策篱都不叫人留。说是日本扔下的东西，官家叫他韩凤岐接管。抗违不交的，给捆上韩家大院，屁股都给打飞了。我对老伴说：‘这会你该看见了吧？’她不出声。老娘们尽是这样，光看到鼻尖底下的小便宜，不往远处想。”

萧队长问：“你说的那韩老六是什么人？”

“是咱屯子里的粮户。”

“这人咋样？”

老孙头看看四周，却不吱声。萧队长猜到他的心

事，跟他说：“别怕，车上都是工作队的同志。”

“不怕，不怕，我老孙头怕啥？我是有啥说啥的。要说韩老六这人吧，也不大离。你瞅那旁拉的苞米。”老孙头用别的话岔开关于韩老六的问话：“这叫老母猪不翘脚，都是胡子闹瞎的，今年会缺吃的呀，同志。”

萧队长也不再问韩老六的事，他掉转头，打听胡子情况：“胡子打过你们屯子吗？”

“咋没打过？五月间，胡子两趟打进屯子来。白日放哨，夜晚扎古丁，还糟蹋娘们儿，真不是人。”

“胡子头叫啥？”

“刘作非。”

“还有谁？”

“那可说不上。”

看见老孙头又不敢往下说，萧队长也不再问了。他明白，上了年纪的人都是前怕狼，后怕虎，事事有顾虑。

老孙头大声嚷道：“快到了，瞅那黑糊糊的一片，可不就是咱们屯子？”

萧队长连忙抬起头，看见一片烟云似的远山的附近，有一长列土黄色的房子，夹杂着绿得发黑的树木，这就是他们要去工作的元茂屯。

大车从屯子的西门赶进去。道旁还有三营修筑的工事。一个头小脖长的男子，手提一篮子香油果子，在道上叫卖。看见车子赶进屯子来，他连忙跑上，问

老孙头道：“县里来的吗？”

老孙头装做没有听见的样子，扬起鞭子，吆喝牲口往前走。卖果子的长脖男人站在路边，往车上看了一阵，随即走开。他走到道北一个小草房跟前，拐一个弯，只当没有人看见，撒腿就跑，跑到高大的黑门楼跟前，推开大门上的一扇小门，钻了进去。

这人的举动，萧队长都瞅在眼里。这挂车的到来，给韩家大院带来了老大的不安，同时也打破了全屯居民生活的平静。

车子停在小学校的榆树障子的外边。萧队长从榆树丛子的空处，透过玻璃窗，瞅着空空荡荡的课堂，他说：“就住在这行不行？”

大伙都同意，一个个跳下车来，七手八脚地把车上的行李卷往学校里搬。萧队长走到老孙头跟前，把车钱给他，亲亲热热地拍拍他的肩膀，并且说道：

“咱们一回生，二回熟了，回头一定来串门吧。”

老孙头把钱接过来，揣在衣兜里，笑得咧开嘴，说道：“还能不来吗？这以后咱们都是朋友了。”他
说完，就赶着车，上街里买酒去了。

二

工作队的到来，确实是元茂屯翻天覆地的事情的开始。但到底是瓢泼大雨呢，是牛毛细雨？还不知道。就是屯子里消息灵通、心眼挺多的韩家大院的韩

老六，也不太清楚。

远近闻名的韩凤岐，兄弟七人，他是老六。他今年47岁，因为抽大烟，人很瘦，鬓角又秃，外貌看去有50开外了。人们当面称呼他六爷，背地叫他韩老六，又叫韩大棒子。伪满时代，他当过村长，秋后给自己催租粮，给日本催亚麻，催山葡萄叶子，他常常提根大棒子，遇到他不顺眼不顺耳的，抬手就打。韩大棒子的名声，就此传开了。

卖果子的长脖子男人，瞅见工作队的车子赶进屯子来，急急忙忙跑来告诉韩老六。

“六叔，工作队来了。”长脖子一面说，一面把篮子放在地板上，挨近炕沿站立着。韩老六把烟枪一摔，翻身起来，连忙问道：“来了吗？”

韩老六手忙脚乱，从炕上爬起来的时候，白绸衫子的袖子把烟灯打翻了，灯灭了，清油淌出来，漫在黑漆描花的烟盘里。他的秃鬓角和高额头上冒出无数小小的汗珠。他紧跟着问：“有多少人？都住在哪？”

长脖子说：“十五六个，往小学校那边去了。”

长脖子直着腰杆，坐上炕沿了。

这长脖子男人，名叫韩世才，外号韩长脖，今年27岁，生得头小脖长，为人奸滑，是韩老六的远房本家。论辈数，他是韩老六的侄子。

“这几天，你加点小心。我跟你六婶子都是土埋半截的人了，还能带家当进棺材去中吗？保住家业，

还不是你们哥几个的？可要小心，共产党不是好对付的，‘满洲国’的时候，一个赵尚志就闹得关东军头痛。”韩老六说到这儿，停了一停，又问道：“你近来有些啥困难？”

韩长脖吞吞吐吐地说：“还能对付，就是……”

韩老六没等他说完，就朝里屋叫唤道：“你来一下。”

韩老六的大妻子应声出来。这是一个中间粗、两头尖的枣核样的胖女人，穿一件青绸大褂，衔一根青玉烟嘴的长烟袋。韩长脖连忙站起来，哈着腰道：“六婶子。”

韩老六一面擦根火柴点着烟灯，一面问道：“前儿李振江送来那笔款，还剩多少？”

“剩不多了，只有几个零头了。”大枣核存心把剩下的钱往少处说。

韩老六吩咐：“拿来给世才。”

韩长脖忙说：“不用，不用，六婶子你甭去拿。”嘴上这样说，却站着不动，等大枣核进去又出来，把一小卷票子塞进他的发黄的白布小衫兜里，他才哈腰道谢，退着往外走。韩老六说：“走了？捎个信给李振江、田万顺，叫他们来这一下。”说罢，他又躺在烟灯的旁边，大妻子坐在炕沿，咕咕噜噜埋怨起来。

“你懂啥？你就看见眼皮底下几个钱。快到里屋去。看有人来了。”大枣核顺从地走了进去。一个戴

尖顶草帽、穿破蓝布衫的人走了进来。这个人看来岁数不小，辛苦生活的深深的皱纹刻在他的眼角上和额头上，嘴巴上的几根山羊胡须上满沾着尘土。一进屋里，他把草帽取下来，拿在手里，走到炕边，尊一声：“六爷。”大烟冒着香气，烧得滋滋响，韩老六没有回答。当院又叫闹起来。

李振江笑着进来，把那帽檐耷拉下来的发黑的毡帽摘下来。

韩老六从炕桌上拿起一把小小的有蓝花的日本瓷茶壶，把着壶嘴，喝一口，又轻轻地咳嗽一声，再用他那一双小绿豆眼睛向李振江和田万顺瞅了一眼，才慢慢吞吞地说道：“你俩都去租别人的地吧，我地不够种了。”

田万顺像是触了一个闷雷，直直溜溜地站在那里，用手紧紧捏着草帽边发呆。韩老六要他退佃，他租不到好地种，还不清拉下的饥荒，他跟他的瞎老婆子，又得要饭啦。李振江可不大着忙，他皱着两撇宽宽的黑眉，寻思一会。他想：韩大棒子又玩什么花招呢？备不住烟土涨价，想加租罢？但到后来，他想到了正题：一定是看工作队来，要找他帮忙，先来这着下马威。李振江笑着，眼睛闪出明亮的光来，他说：

“地是六爷的，六爷要收，咱没话说。”

韩老六突然笑着爬起来，把他拉到外屋去，跟他悄声悄气说了一会话，田万顺还呆呆地站在里屋，只听见李振江的压不低的粗嗓门说道：“六爷的事，就

是姓李的我个人的事，大小我都尽力办。”

往后，除了院里的人们的脚步声，和狗咬鹅叫以外，听不见别的声音。李振江走后，韩老六嘴角留着笑容走进来。一见田万顺，就收起笑容，露出一副厉害的脸相。20多年来，韩老六对待佃户、劳金和旁的手下人，他有一套一套的办法。这时，大枣核进来，说道：“老田头，不是咱要退你佃，还是为你呀。咱这地薄，不打粮，你租别人好地，到秋后也能多落几颗。”

“六爷，太太，”老田头把手搁在胸前请求说：

“你们不租地给我，我下一辈子也还不了你们的饥荒，我只一匹老瞎马，咋能种人家远地？六爷，我老田没犯过你啥章程呀，也没少交过你一颗租粮……”

韩老六突然坐起来，切断老田头的话，劈头问道：“共产党工作队来了，你说好不好？”

“不懂六爷的意思。人家工作队好赖，咱庄稼人哪能知道呢？”

“告诉你吧，工作队是呆不长的。‘中央军’眼看就要过江来。你别看他们挂着短枪长枪的那个熊样，到时候，管保穿兔子鞋跑也不赶趟。老田头，咱们是老屯邻，我不能不照应你，你要想种我地……”

说到这儿，他停顿一下，斜眼瞅老田头。跟着又说：“你要想久后无事，就别跟他们胡混，他们问啥，你也来个一问三不知。”

韩老六说到这儿，叫老田头坐下，自己凑过去说

道：“咱们哥俩在一起的日子也长了，哪有铁杵子不碰锅沿的呢？”韩老六赶紧抓住田万顺的胆小心情，把假笑收住，冷冷地说：“你要有本事，就甭听我的话，去跟工作队串鼻子，咱们骑在毛驴上看唱本，走着瞧吧！”

说到这儿，韩老六抬起右手，往空中一挥，又添说一句：“到时候，哼！”

这一声哼，在老田头的脑瓜子里，好久嗡嗡地响，这时候，院子里又有人问道：“六爷在屋吗？”

韩老六一边答应，一边起身往外屋迎接。不大一会进来两个人，一胖一瘦。韩老六使眼色叫老田头快走。进来的胖子名叫杜善发，名号杜善人，是韩老六的侄儿的老丈人。瘦子叫唐田，名号唐抓子，是韩老六的磕头的。两人都是大粮户，和韩老六并称元茂屯的三大户，要把本屯的地和他们在江北的地都算计在内，他们三家都有一千垧以上的好地，条通和黄土包子还不算在内。街里的“福来德”烧锅，就是他们三家合股开设的。

杜唐二人听说工作队到来，不约而同地来找韩老六。他们来到后，屋子里随即热闹起来。

这时候，里屋的门帘微微掀动，两个打扮得溜光水滑的年轻女人正偷偷地往外瞅。两个人的擦着胭脂的嘴唇，露在雪白布帘子外面。这两个女人，一个韩老六的姑娘韩爱贞，一个他的儿媳。在伪满时，两个女人都跟日本宪兵队长森田太郎逛过哈尔滨，都好打